

#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刘余莉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出自《国语·周语下》。意思是说，为善如登山那样艰难，造恶如山崩那样迅速坠落。这一典故的背景是在东周末年，王子朝叛乱，周敬王被逐出都城，逃到成周（今河南洛阳东北）。诸位流亡大臣拟在成周筑城建都。晋国的执政者魏献子赞同，然而卫国大夫彪傒却认为不可，并引用了“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句谚语以及从前历朝历代的教训加以劝止。

这句古谚形象地说明了从善之难、从恶之易，是古代先贤的劝世箴言，为历代政治家所重视。《南史·宋文帝纪》记载，宋文帝刘义隆为倡导新政、荡涤官场的颓废，曾劝诫群臣道：为官从政，切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此后，刘宋政权开启了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从善如登”，为什么为善就像登山一样艰难？因为人要向上攀登，必须不断地克服地球的引力。这里的“引力”可比喻为人修身必须克服的各种诱惑、吸引。例如，财色名利这四大诱惑时时刻刻吸引人向下堕落。因此，一个人要向善并不容易，需要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习气。而习气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要克服它同样需要一个过程。相反，“从恶如崩”，为恶就像山崩那样迅速，甚至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因为山崩塌的时候，会因地心引力的作用而迅速坠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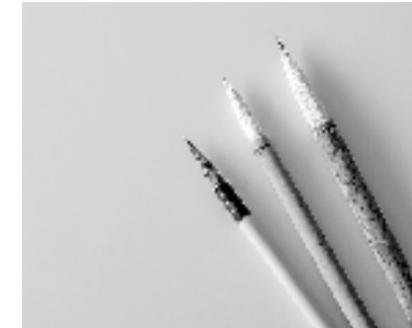
朱熹云：“要做好人，则上面煞有等级。做不好人，则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间耳。攀跻，分寸不得

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学者可不畏哉？”朱子提醒学人，做好人不易，要时刻警醒自己。好人有很多等级：君子、贤人、圣人，而君子、贤人、圣人之中还有很多等级，可见做好人实在不易。所以古人提醒，“德比于上故知耻”。在德行方面要跟上面的圣贤相比，他们早已成圣成贤，而自己还是凡夫，因此就生起无比惭愧的心，不会因为修身稍有进步就沾沾自喜，得少为足。“做不好人，则立地便至”，如果想做一个恶人，却很容易。善人和恶人“只在把住放行之间耳”，能够把持住自己的德行操守，就能够向上攀登，进而成为君子、贤人、圣人；如果放逸自己，懒散、放纵、任性、为所欲为，就成为恶人。而要向上攀登，“分寸不得上”，进一步都非常困难，要克服很多诱惑。“失势，一落千丈强”，就像爬山的时候，一旦脚踩空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会非常迅速地坠落。人能想到这点，才能心怀恐惧，以战战兢兢的心态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

明朝历史上有一位官员张恭懿。他刚到都察院任职时，廷相王台长对他非常器重，觉得他是可塑之才，所以特别提点他，对他讲：昨天下过雨之后，我出门看到一车人穿新鞋下了车。他们从灰厂经历长安街，走了很远的路。雨后的地很泥泞，因为他们穿着新鞋，因此开始时都择地而蹈，即选择比较干的地方踩下去，恐怕自己的新鞋被泥水染污了，非常小心谨慎；但是他们到了黄城后，土地愈来愈泥泞，偶然一次把鞋沾脏了，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顾惜自己的鞋子了。王台长接着说：“居身之道，亦犹是尔；

倘一失足，无所不至矣！”为官、修身之道也是如此，就如同鞋沾上了泥水，第一次被染污之后，就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小心谨慎了。这里“倘一失足，无所不至矣”非常值得人警醒。人如果第一次把持不好自己，例如第一次收了贿赂，或犯下邪淫，以后恶事连连，就不再顾惜了。张恭懿非常感激王台长对他讲的这一番话，把它视为金玉良言终身谨记。这个典故就是提醒人一定要慎初。人在没有作恶之前，能够严守自己的节操。但是第一次放纵之后，就可能一错再错，很难像以前那样把持自己的操守了。

修身除了慎初之外，还要慎微、慎独。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在清朝时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檄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取与不取之间，既表现出对百姓的态度和利害，也体现出自己为人的名节与价值。这篇檄文既简洁又深刻，可谓为官的金墙铁柜。张伯行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被公认为“江南第一清官”。“一丝一粒，我之名节”提醒人要“慎微”，不以恶小而为之。为官者只有明白手中的权力是服务人民的工具而不是谋图私利的手段，轻于攫取、淡泊名利，才能始终保持一种宠辱不惊的坦荡心态。为官者能否守身如玉，不为物惑、不为利诱，关键在于能够慎微、慎独，戒止贪心，做到“穷不易节，达不失廉”。贪可以腐蚀人的灵



魂，一切良心、原则，在膨胀的贪欲下均化为乌有。而贿赂得逞的奥秘也就在于人的贪欲。徐元瑞在《史学指南·吏员三尚》中讲：“尚廉，谓甘心淡薄，绝意纷华，不纳苞苴（礼物），不受贿赂，门无请谒，身远嫌疑，饮食宴会，稍以非议（认为不正当），皆谢却之。”甘心淡薄即淡泊以明志，绝意纷华即避免玩物丧志，不纳苞苴是说不收受馈赠礼品，不受贿赂则门无请谒，身远嫌疑，避免非议。这些才是崇尚廉洁的表现，可谓一语中的。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提醒人，要克服贪财、贪色、贪名、贪利等贪欲、恶习，开始都不容易，一旦让恶念相续之后，必将酿成大祸。正如《尚书》所言：“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人了解到这一点，才不敢造恶。《周易》亦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恶之人不仅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就连子孙后代也会因自己的恶行而受到消极影响，遗臭万年。所以真正慈爱后代之人，一定能克念作圣，为后代子孙留下个好名声，千古流芳。

（摘自《学习时报》）

# 教子孙而化乡人

叶维达

我国以“南山”为名的地方很多，福建南平市有一个南山镇，文化积淀丰厚。这里的南山吴氏，曾享誉数百年，对当地的文教事业影响深远。

南山吴氏始祖吴卓，唐代咸通元年进士，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吴卓不愿意在后梁为官，带领族人来到南剑州剑浦县普安里（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南山镇），开田建屋，繁衍生息。

吴辅，字鼎臣，号怡轩，生活于北宋仁宗至神宗时期，是吴卓的七世孙。其父吴仁肇曾获直方员外郎封赠，不幸早逝。吴辅在父母双亡后由兄长吴仲已抚养，就读私塾。

吴辅是南剑州学第一个登进士第的士人。曾在福建、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任县尉、主簿、推官、县令、酒务等职，也曾在京城当过修纂日历的著作郎。无论在地方、还是京城，吴辅从政始终勤政爱民廉洁自律。他秉承家族“不读则耕，不耕则读”的遗训，不求后代一定要上仕途，但必须读书、修身养性。他在《翠屏轩》诗里写道：“右亟吟画家声远”，他坚持诗书的家声，影响儿子吴仪、吴熙，也影响到家乡人，读书的风气随着当地书院开办日益浓厚。

吴辅任道州（今湖南省道县和宁远县一带）推官时，时值土著居民啸聚闹事，传闻将前来攻城，一时人心惶惶。同僚十分惊恐，提出拆毁城墙，凭借险要据守。吴辅认为，桥南

住着众多百姓，不能采取拆桥牺牲百姓利益而保全自己的举动。众官兵和百姓很受感动，既安定了民心，又增强了守城者信心。那些啸聚闹事的人闻讯后也未敢前来犯境。防御时邻郡百姓捐献财物，吴辅一一列入清册，公布于众，毫厘不取，主办官员无从渔利。上级赏识吴辅才能，特将邻县疑难积案交他办理。吴辅在耒阳（今湖南省东南部）、醴陵（今湖南省东部）二县任职时，广施仁政，为民办实事。离任回乡之际，众多百姓联名上书再三挽留，为他饯行。

不久，吴辅又出任著作郎（主管修纂日历）。后任临川县（今江西省东北部）知县，处理政务时与上司旨意分歧，贬谪到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任酒务（掌管税收事务）。后又被起用，任南城县（今江西省东部）县令。不久，改太常博士，赴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监仓。

吴辅为官廉政刚直，对官商不分的做法尤为痛恨，并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他自醴陵离任回归时，行李极少。途经洞庭湖，船老大建议去办一批货物来，装在船上，既能压舱镇住风浪，又能出售赚钱，可谓一举两得。吴辅回答说：既为官又经商，这怎么能行呢？于是以数百捆烧火柴压舱，顺利渡过洞庭湖。

吴辅生平以道德教化为己任，与人落落不苟合。任职台州酒务时，曾在税廨建一室，命名怡轩，并以“怡轩”作为自己的字号。他有诗文数百



篇，辑为《怡轩诗文集》。对闽中理学的兴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杨时为其作序，称“公之任不充其志，用不究其才，而形于文辞，有高人逸士之志气，故其流风余韵犹足以遗其子孙而化乡人”。

吴辅导家教子有方，子孙均有名望。次子吴仪学问渊博，模范端严，不喜仕官之途，隐居于城东藏春峡，开门授学，“从游者数千人”。吴仪与杨时、陈瓘、黄裳等名流交游甚厚，宋代理学家、豫章学派创始人罗从彦一度在他门下求学。吴辅第四子吴君称乡试第一名（解元），熙宁三年（1070年）举进士，荫补兴化（今莆田市）知录，历知州郡，颇负盛名。吴辅注重家规家训，他告诫吴君称：“既仕，须奉公勤政，毋踏贪黩，以忝家法。任满交代，不可过于留恋；亦不宜恃贵自尊，以骄宗族。仍用一遵家范，违者以不孝论。”朝廷念吴辅教子

有方，加封其为中散大夫。

吴辅65岁时以屯田员外郎卸任归家，在乡里不时召集名流学士讲论交游。80岁病逝，与妻邓十娘同葬于家乡罗山寺前。

在优良家风的指引下，吴氏家族可谓人才辈出，且守正清廉。宋代，自吴辅始，二百年间，南山吴氏举进士的有26名，还有封赠、荫子10余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吴辅四代六进士，宗族备极尊荣，是南平当时最显贵兴盛的家族。清廉家风在吴家代代相传，从吴辅起，从政子孙个个清廉。吴辅后裔宋绍定五年进士吴一鸣写的《云雁庵记》，实际是一篇南山吴氏宋代族谱。

吴氏子孙沿着吴辅的“修之身，刑之家，施于有政”，“好学有守，介而能通”之训，造就了南山吴氏一代又一代的人才，数百年而不坠。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